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四



婚禮門

事類

古今婚禮

易重咸恒詩必聞雖婚姻之道其來尚矣
國朝以禮防民至元以年朔却須降以制自以婦壻婿
見婦之父母凡七條並斟酌之文皆神豆為定式以訖奉
及世今具卷之伴男士無幸以疾札者有所據依焉

○至元婚禮

至元八年九月尚書禮部契勘人倫之道婚姻為大即
今聘財庭會已有定例外據拜門一節係女直風俗遍
行合屬革去外據漢兒人舊亦依例照得朱文公家禮
內婚禮酌古準今擬到下項事理呈奉尚書省札行用

送翰林院兼國史院披詳相應移中書省咨議得登車
乘馬設次之禮亦貧家不能辦外據其餘事依在所擬
遍下台屬依上施行仍開各部照會

議婚

身及主婚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婚必先使媒氏往來通
言使女氏許之然後納采

前件議得其諸議婚之家台依此例而行

納采係今之下定

主人具書與興奉以告祠堂人之大倫於禮為重必當告
廟而後行示不忘祖而今往往俱无祠堂或畫影或寫立
拉牌亦是及使子弟為使者如女氏上之出見使者家奉
書以告于祠堂出以復書授使者厥禮之使者復命婚主
復以告于祠堂或婚主人等親往納采者聽
前件議得婚姻之禮人之大倫於禮為重必當告廟

而後行示不忘於祖先擬合依上施行

納幣係今之下財禮

具書遣使如女授書而復書禮賓使者復命並同納采之儀
前件議得擬合酌古准今照依已定筵會以男家爲
主會請女氏諸親爲客先入坐男家至門外陳列幣
物等令媒氏通報女氏主人出門迎接相揖俟女氏
先入男家以次隨幣而入率酒請納幣飲酒受幣訖
女氏主人回禮婚家飲酒畢主人待賓如常禮訖
女氏女子各各出見並去世俗出羞之幣

親迎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資明婿家設位于室
中女家設次於外初婚姻盛服主人告于祠堂遂醮其子
而命之迎婿出馬至女家俟于次女家主人告于祠堂遂
醮其女而命之主人出迎婿入奠鴛姆奉女出登車乘馬

先行婦車至其家道婦以入婿婦交拜就坐飲合卺婿出
復入脫服獨出主人禮贊

前件議得擬照依此例而行所據登車乘馬設次奠
薦之禮近下貧窮之家不能辦者從其所便

婦見舅姑

明日夙興婦見舅姑次見于諸尊長若婦家則饋於舅姑
舅姑饗之

前件議得合依此例而行

朝見

三日主人以婦見于祠堂

前件議得合依此例而行如無祠堂或懸影像乃寫
位牌亦是

婿見婦之父母

明日婿往見婦之父母次見婦黨親家禮婿如常儀也

前件議得酌古准今婦之父母受好拜禮餘依上議
竊見自今作贅召婿之家往三蓋是貧窮不能娶
婦故使作贅雖非古禮亦難擬革此等之家擬合
令謹依時俗見行之禮而行

至元禮

至元八年二月據中書省奏定民間嫁娶婚姻聘財等
事仰通行諸路照會一體施行

婚姻聘財表裏頭面諸物在內並以寶鈔爲則以財
畜折充者聽若和同不拘此例

品官

一品二品五伯貫

三品四伯貫

四品五品三伯貫

六品七品二伯貫

八品九品一伯二十貫

庶人

上戶一伯貫

中戶五十貫

下戶二十貫

筵會高下男家爲三

品管

不過四味

度人

上戶中戶不過三味 下戶不過二味

爲婚已定若女年十五已上無故五年不成故謂

男女未及婚年甲或服制之類其間有故以前

後年月併之及夫逃亡五年不還並聽離不還

聘財

同姓不得爲婚截自至元八年正月二十五日爲

始已前者准已婚爲定已後者依法斷罪聽離

有妻更娶妻者雖會赦猶離之

婦人夫亡服闋守志并欲歸宗者聽其舅姑不得

一百改嫁

c 大德聘禮

大德八年正月一欵男女居室人之大倫近下聘財

法奢靡日增至有傾資破產不能成禮甚則爭訟不已以致嫁娶失時除蒙古邑目人各依本俗品官別行定奪其民間聘財令中書省從宜定立等第以男家為主願減者聽親禮筵會從省約

上戶

金一兩 銀五兩 綵段六表裏

雜用絹四十疋

中戶

金五錢 銀四兩 綵段四表裏

雜用絹三十疋

下戶

銀三兩 綵段二表裏

雜用絹十五疋

以上係國朝新格

文公禮

議婚

男子年十六至二十 女子年十四至二十

溫公曰古者男二十而嫁今令文男年十五女年十二以上並許婚嫁今爲

此說所以參古今之道動孔令之中順天地之理合人情
之身及主婚者無異以上喪乃可成婚
大功未葬亦不可
注婚凡主婚主人

則以疾人之長為主
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

之然後納采
凡欲婚者當先察其家之富貴貧賤

貧賤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

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數易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

為患庸有極乎惜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

丈夫志氣皆能无愧乎又世俗好陰謀童幼之時輕許為

婚亦有指腹為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无賴身有惡疾或

家貧東家變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言皆約連獄致

訟者多矣昔先聖有言曰五家男以長而後說婚通

言不效月必成婚故終身

無悔也子孫所當法也

納采
俗其采擇之禮也

主人具書
主人之書用綉紙如俗禮若
于祠堂
其年已長成味有九德已
乃使子弟為使者如女氏女

氏主人出見使者
使者盛服出見使者非宗子之女則其父立

於王人之右尊少進卑少退茶與使者起曰吾子有
惠賜室某也某之其親某官有先人之禮使其請納采從
其以吉進使者以書授主人主人對曰某之子若妹姪孫
惠養之心非能數吾子命之其不敢辭北向再拜使者避不
於主人爲然然則不云惠養又非能數遂奉書以告于祠
堂如齊家之儀曰同前但云某之弟我女若其親其
其今日納采長成已并嫁其官其郡姓宮之子若其親
感德謹以從同也出以復書授使者遂禮之主人
至是始與主人交拜揖如常日賓客之禮其從者亦以
別室之謂使復命婿氏主人復以告于祠堂不用
酬以幣

納幣

古有問名納吉今人不
用止納采幣以從便也

納幣幣用色備首富隨宜少不遺兩多不踰具書遣使如
女氏女氏受書復書禮遣使者復命並同納采之儀納采如
但不可吉而使者致辭改采為幣從者以書幣進使者以書
授主人主人對曰吾子順先典賜其重禮其不敢辭取不
承命乃受書執事者受幣主人再拜
使者辭之復進請命主人授以復書

前册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

准二希應用之物其衣服藥之徒奇不世俗謂之鋪房然所

子日婚娶而論財妻勇之道也夫姻者所以合二姓之

好上以事宗廟下以姓後出也今之世俗貪鄙者將娶婦

先問資裝之厚薄持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寡至於立聘矣

云其物若干其物若干以求售其女亦有既嫁而敗給負

約者是乃粗儉賣婢滿如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

其舅姑既被敗給則幾其歸必獲其忿由是愛其女首

務厚其資裝以悅其舅姑殊不知鄙薄之人不可盜取資

裝既竭則安用汝女哉於是賢其女以責貸於女氏肯有

盡而責其無窮故婚姻之家往往終為仇讎矣是以世俗生

男則喜其女則戚至有不幸其女者用此故以

家設位于室中女家設次于外

設椅卓子兩位東而相向

禮酒壺在東位之後又以卓子置合盃一於其南又南北

設二盃盆勺於室東隅又設酒壺盃注於室外或別室以

飲從者盃音堂以初婚婿盛服世俗新婿帶花勝以擬蔽

小匱一片而兩之初婚婿盛服世俗新婿帶花勝以擬蔽

用之主人告于祠堂

如納采以其將以今日親迎於其

管其部某氏不勝感德謹以

後同若宗子自若則自告

其而此南向脊上主人盛服坐於堂之東序西向設簪席於

跪啐酒與降而後替者請又再拜進前受盞跪祭酒與就席未

惟恐不盡不致忘命儼伏與出非宗子之子則宗子告于

祠堂而其父雖於私室如以但改宗事之子乘馬前

至女家俟于次以入族于大門女家主人告于祠堂

以今日滯示其官其都某人不勝感德謹以後月

其女而命之向母坐而序東向設女席於母之東此南

費者雖以酒如臂孔母尊女出於母左父起

戒之夙夜无違於舅姑之命毋送至西階上為之整冠飲

送至於中門之內為之整冠送申以父母之禮諸母姑嫂姊
父母之言夙夜无違宗子之女則宗
子告于祠堂而其父雖於私室如
為主人迎婿于門外揖遂以入婿
人升自階階立西向婿升自西階
此向跪置鴈於地

人侍首受之贊悅伏與拜主人不答拜若族人之女
其父從主人出迎立于其右尊少進揖少退凡共用
左首以生色禮交絡之无則刻木爲之取其
願陰陽柱來之義謂曰取其不再偶也
車姆奉女出中門背西之降自西皆主人不答姆遂出女
登姆乘馬先婦車亦以二至其家奠婦以
車指之姆婦交拜婦從者布背帶於東方皆從者布婦帶
道於北背從者沃之進悅婦
者斟酒設饌姆拜脊背拜就坐飲食畢姆出背背帶西從
設又取色分置姆婦之前斟酒姆揖婦率飲不祭无
出就他室姆與婦留室中徹饌置室外設復入脫服燭出
婦背從者餞姆之餘姆從者餞姆之餘也
云結髮爲夫婦言自小年束髮即爲夫婦猶李商隱言結髮
夫婦如也今俗人婚姻乃有主人禮賓男賓于外
結髮之禮謬誤可笑勿用可也

婦見舅姑

明日夙興婦見于舅姑婦夙只盛服俟見舅姑坐于堂上
東西相向各置卓子於前家人

女少於舅姑者立於兩序如冠禮之敘婦進立於階下
也而拜舅非奠爵幣于卓上舅授之持者以入婦降又拜
拜若非宗子之北百拜姑升奠執爵婦率以敬尊者婦降又
拜若非宗子之子如與宗子同居則先行此禮於舅姑之
私室與宗子不義舅姑禮之如父母然婦見于諸尊長受
同居則如上義舅姑禮之如父母然婦見于諸尊長受
降自西階同居者尊於舅姑者則舅姑以婦見於其室
舅姑之禮還拜者尊長于兩序如冠禮之無贊小部小姑
相拜非宗子而與宗子同居則既受禮請其堂上拜之
如姑舅禮而還見於兩序其宗子及尊長不同居則席
而後若家婦則餽于舅姑是日食時婦家具盛饌酒壺
之前設盞於前南悅祭在東舅姑就坐婦盥酒壺婦
西階洗盞斟酒置舅卓上降俟舅飲畢又拜遂盥婦進
酒姑受飲畢婦降拜遂執盞升薦于舅姑之前持立姑後
以俟卒食盞持者徹盞分置別室婦就飲姑之禮從
者發舅之餘肴從者又發婦之舅姑饗之畢舅姑降自西
階降階自階降

廟見

三日主人以婦見于祠堂

古者三月而廟見今以其太遠改用三月如子冠和見之儀也

改同禮曰子某之婦
某氏改見餘並同前

婿見婦之父母

明日婿往見婦之父母

婦父迎送皆如客禮拜而

于門內替拜于門外皆有幣婦父非宗子即先
見宗子夫婦不用幣如止儀然後見婦之父母次見婦黨

諸親不用幣婦女
以婦未見
舅姑故也

事文類聚翰墨金書卷之四

乙集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五

五

大婚禮明

請媒書

請媒書

引線因針言聞信史伐柯匪斧詠捕風人事儻藉於禽緣理必
資於介紹葉以第幾男某方從外傳未卜嘉姻伏聞其人第幾
小娘子令德中溥婉容外淑早佩閨門之訓素閑蘋藻之儀欲
結潘楊二姓之歡必假媒灼一言之重輒干將命恭俟報音

又

伐柯須斧引線因針若匪千金之
言鳴結二姓之好恭惟媒氏
入安人蕙蘭育質冰雪流芳早
詩禮之家夙擅閨房之秀某
小姪某雖逾壯室未克成家伏承某官十娘子綰著婦儀夙
姆訓素四德之兼備詩五長之可稱敢以表宗仰攀高援

送啟

永茂兆祥久作晉人之夢靈感成沛信優承媒氏之招第慙微腐
之才莫稱柯薪之職慷慨然不直當通金玉之佳音雖則七襄日
復珠璣之妙墨

又

韓氏寄一聯而合好諒有真緣謝生續兩句而成姻媒無媒灼
效辱星板之至茲為媒氏之招緘口何辭汗顏甚切念某言
輕薄士才劣斗筭實慙翹楚之謀虛負寒脩之寵勉承嚴命當
傳齊翼之音庶得佳占永叶鳳鳴之吉

求親

俗謂求親

求親啟 求親氏

敬魯直

欽仰風流惟是婚姻之故講修世睦敢申燕婉之求小工材
不及中學未聞道猥叨命士方且異宮惟節春秋莫助藹藻
伏承賢第三十九娘子教有端緒德成幽閑安聽行媒之傳
肯願鄙宗之陋謹差數日恭候上呈

許親啟

黃魯直

明單也博實也聲浮所通婚姻多出平素敦厚即七先輩行義修於鄉黨才華秀於士林枝葉從仙李而來闕闕有英公之舊家弟之友未聞於教僅若而人豈圖頑弊之求乃及非時之陋伏蒙委以書幣告之託言泉水流於淇間雖谷比義女羅施於松下面具俯攀高不獲終辭泯然拜辱

又

楊廷秀

聲利之求不緣利合婚姻之故所畏歲寒既兩家之相忘則一語之可快伏承某人令嗣少而隸簡已翻夜誦之波瀾而某女字數少條桑粗知春服之刀尺羔鴈戾止牋牘輝如敢拜大夫之重塵庶幾君子之偕老

荅未許

晁侍郎

仰望雁門茂加是盛術觀顏巷不堪其憂豈期媒伐入行言欲締良季之好合雖喜許鸞鳳于飛之吉然恐深蟬游河笑之譏

五兩來陳安敵效齊侯之登受七襄返報且容書皇四氏之孫
怨之祭之感其幸甚

又

近枉行媒特聞嘉命高明絕企實懷賞詔之私見子良勤願附
主謙之義仰慚眷厚願布悃誠伏承某人早聞俊良自立字弟
無綺紉餘子之習有詩書寒士之風某女方妙年齡未開警戒
采蘋南澗雖法度之可傳加舜同車鮑德宜之未若永言感佩
難遽傳承

再荅許

讀香山綉縷之詩甚非吾意語調坡老練語之句實獲我心茲蒙
盛禮之寵臨縱妙因辭而莫敢登嘉下拜載思繫足之綠明信
中孚願締齊眉之好

又 兼作婚主

惟我先兄有此貞女親之猶子必無愧於古人待以如賓端有

期於良士某人富於學殖早以文鳴將卜室家之宜特勤媒介之請比阮之富雖甚初不論財南容之德可依敢稽承命

又

冠冕同朝素欽材術之美軒裳望族遽辱婚姻之求方屬文拘未容省謁行媒荐至不遺菲薄之微合姓見盟獲享縑緡之厚惟茲弱女行且初笄僅知保傅之嚴未諭蘋蘩之重伏承賢子某官其喪志業詩書世家早以門閥之賞延已列縉紳之仕籍愧茲攀附竊幸姻緣雖高竊施于條枚疑若非對而泉水入于淇澳義將有行無復異辭允膺嘉命

問名

俗謂繫臂

繫臂啓

江程萬

字汝風霜坐愧傳家之術業名知草木夙欽奕世之聲辭茲實出於翁孫得遂伸於盟好恭惟親家將使團練令女小娘子早開姆訓武且許嫁之前年而其姪孫某粗步儒流行且成人而

及冠肆媒谷之得請協占鳳之告從感佩之誠敷言美藝

又 祖母主婚

郭大卿

昔我良人曾是俊逸參軍之友今予孫子復詣窈窕淑女之述
契台蘭金烟燵段玉薄言較誓永結同心對日線之添長牽絲
有喜雖年華之尚幼約采庸先

回啓 蔡回啓

蔡父軒

此女不妄與人矧是西山之後君子可以借老婢承南澗之恭
既參塵媒灼之言是用締姻媿之好交惟以道嫁不論財肆令
禮義之家獲配詩書之裔天作之合人豈能爲實報問名意厚
將於筮簪一經教子喜真益於門闈

又 何氏

戴埴

姪從姑而托配幸藉裏言舅下女以問名喜諧婚續退借詩莊
曷締絲羅其人私斷精勤行禮儒科之武其女衿髮敬戒弟隨
婦道之尋方自守於柏舟荷無嫌於竹筍下貽雙璧有碩英瑤

尊章姊妹之相仍具知慈聽燕婉室家之好台有旨嚮隨

啟劄

併幅求親劄子並用双行

近日士夫婚禮有除去公啓兩幅只用聘啓一幅禮物狀一幅用兩可備子園封外用實封劄子五提頭或七提頭或用四六隨宜不同今將名公新製條列于后

其伏以青律平分綠陰如綉共惟親家稱呼懷章養望高

堂薦休台候動止多福其謹熏沐奏記洵史伏祈困灼其

薦候燕居已嚴龜刻不審邇辰台候何似屬籍之英天為時

生所以壯維城重磐石當陰相而默佑區區衛生之經不敢

不敬以告日其恭審光應明命榮拜美除宗社增輝里閭交

慶其忝在孝末喜倍等倫哀暮之蹤相望異鄉未獲預賀客

一人之數其為慙愿尚冀矧原其敬仰親家稱呼仍嚮

弗遠數舍敬想堂堂之望深懷繼繼之思蓋叔向素賢必能

知於駿茂然欲克自陋安敢躡於邯鄲致裘葛之荐更望獲
絢而無自豈謂夤緣幸會遂令姻好筆修非人之能比且天所
相自此而獲親密於是而賴旃幃適秉兎尖預增雀躍四其
皇恐上稟自顧家冷地寒者已有谷雪厓冰之比其親各高
望重者何啻天冠地履之殊比者不自揣量是以輒伸懇請
舍姪其貧凡且陋學鈍而庸雖宜家之任願得其人而中屏
之巧未獲茲選仰董幸叟通好膺門借求今愛小娘閨秀賢
淑之姿以爲舍姪其家室伉儷之對乃蒙許諾勿賜鄙夷雖
匪偶然寔慙仰附第納采母乃大簡然承命欲友其無不腆
軀練敬陳別楮尚祈矜體特賜鑒留感幸深矣密罔旣而
其才愧膺率敢伸起居親家恭人即日佳菊呈黃香更試琴
共惟魚軒集樂鳩祉駢臻其人省元侍奉惟愉學問精進第
冀欲致問意楮姻併此代言有委于茲請問其自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 忝眷具位 姓

七

許親劄子

某伏以三秋垂杪萬寶告成恭審親家稱呼居安鄭聖養
望鑿神台候動止神相約福其歸故藤絨效早李報曲祈
疎勿賜謹伺其申闖此居已尊彝式未龜瞻觀茲復僭言
景物方變涼寒未定敢異精調鼎餼嚴廷坤裳以承不休以
膺新澤是皆真禱非敢私諛其恭以親家稱呼五福吉入
一鄉善士怡怡金友棟壘相輝炯炯諸郎蘭芽並秀方聲墜
之有赫荷葑菲之不遺獲忝姻姻猥為幸會語心自慶拜手
知歸其皇恐少稟有如紛埃揆以特宗系帝邦宮之微向
視齊楚之犬不謂其人德粹如玉言重若金平日不輕許可
之情一旦特垂謨復之諭謂令茲稱呼夙惟俊秀欲為執柯
以其女子粗備功容遽稱家室誠為有勲義不容辭惟是定
盟切云從簡過承賜幣輝華雲錦之佳復拜鸞戩洒落月臺
之妙榮生意外喜溢眉間愧無金縷以為資未免練裙而從

事不多回。籬聊宜右。絨伏丐容。留無任懷感。其再拜恭問。
親家翁。稱呼親家母。稱呼令嗣。稱呼貴門仙姥。即辰授衣禮。
奉執矩政。成伏惟天錫鴻禧。日躋燕祉。兒輩列拜謝悃。荆婦
此引誠。或有飭需拱聽。約束。

右謹具申。呈月日。忝臧具位。姓某。劄子。

又張與吳宣慰

秋湖

其伏以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恭惟朱幡御部畫戟江城千
里詠依百神呵導鈞候千福其戒七齋三蠲吉而具尺牘
遙瞻牙毒悚然薦陳萬幸流祭其切惟少臬布政秋滿堪
輿魁士偉人以宵少之秋與造化相表裏位塗離閣則蕩滌
瑕穢運之以秋水之精神歸衣錦堂則餐和服禱養之以秋
氣之沆瀣霽芳鼎馥一清流行頌之祝之贊耳陋耳目其敬
以其官溫厚之德布體秀傑之氣瞻曾英妙承家器局宏大
因時奮發靈龜龍興乘風帝傍萬里一息晁旒為之動色懷

捐資之進身北方未之或先漢廷無出其右於是錫以紫纓
佩以金印擢拜總帥命鎮汾榆如韓維圭之必相州公家以
視其府子以愛其民十萬戶得父母師保焉美最轉聞天心
簡在一札促召皇曰來歸大而秉鈞於中朝小亦總省府
於外服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其受塵於州邑之鄙原望見
將軍非一日也兵衛如雲侯門以海何物賤書生造謁無路
欲往一拜得乎茲恃字量廓充狂僭請事幸軫聽其少力有
史進取之効今則力毗彘而已帶衡佩矩一步不敢踰既以
是自勵亦期與兄弟子姪輩世守之非敢曰分外事也中齋
嘗言俾姪某備子婿於高閼斯盟也總管存嗣先生實主之
某而樞而僂而走者累日也中齋申命曰勿遜勿稽其亟承
嘉惠其始爾勉使姪某歷苦奉幣致書乙盟惟鈞仁監采之
惠綏之以福我冰氏於無數使辰也求有依歸闔門舉宗均
被榮耀謹百拜以請伏乞穹體五問眷云云六請委云云

併幅定聘劄子

文淵閣

文溪

九月肇序三星在天恭惟超然燕居有此良貴譬示恭贊台
候動止千福其謹端笏奏記申詞 惟至人抱德場和能使
物不疵厲豈弊弊然以尊生為務哉某固愚忠瀆則不敢
曩自袞賓之月辱旌車臨賈其立醉翁雅意不獨在山水間
也雲駛月運妻其授衣明河在天引領何極某敬以某人尊
親家太主不琢古井無波溫厚如仲卿鄉閭愛慕端疑如公
揆後進典刑而且養高立葵笑唾軒昂其視文俗吏為何如
哉堦庭玉樹與槐俱萌封殖斯勤以克永世某也尚或見之
惟婚姻好誼獨無之求其朴茂惻欵表裏皆真今人中曾
不幾見其斂衽下風厥有年數間闕出嶺甫獲締交頃次五
年蒙潤多矣其字年幾弱冠願為有室而某也以官為家拮
据之計所向茫然中間一再參語具見肺腑而親愛迭然所
以為彘謀者無所不用其極某知愧矣俗情淑慝賢愚翁有

是言也獨不曰南治從東家未聞被朝劇乎矧築室以節直
卿武夷翁自有故事登龍幽只莫爲非然抑執事實命之某
恃此無恐 皇恐端拜敬問男眷即日伏惟病專晚節蘭以
秋芳台候動止千福基而次列拜起居 皇恐端拜嗣問女
眷即日伏惟慈城綉嬾深潤芬非淑侯動止千福基而次列
拜起居 官事有程然公餘豈無可以備使令者聞命敬共

又

彭與劉

心齋

某具儀慙如左惠激滄人恃明約也異時僕不自揣度敢拔
門援地寒如水忽不自知足以當執事者之意得盟以來實
用諉說山中春秋松韭粗給藉大之靈阻宗之福與執事之
覆得從老弟兄率其穉子弱孫歌思先王遺風上下其響登
以俟光景切計此意直與世落落孰知燥濕之就肺腑之依
造物亦巧爲計矣伏惟中華衣冠之遺海內各理之的畫續
書傳夜觀星家聰明血氣之未衰世數升降正在公輩而勝

邊英英所謂不負飲食者僕雖欠搢臂促膝亦將依憑聲光
以耀粉榆於他年萬萬自幸而何況婚姻之孔云也但念富
世貴人艾衣兒裘驅高馬如龍而區區弱下弱粹僅不較意
筆墨行間君家獨何取於斯曩時雀盧李鄭於門閥輒偃蹇
他族鄙之由今面觀為四姓所鄙者尚切深鄙之不暇如動
疾公必嫁之見則化為異物矣此親家尊翁之盛心遂首
以次郎君位次小娘為次子其長兒某許也二姓緣法與兩
味中來不偶深自抑讓以有今茲一介之使咫尺之書既已
三年庸敢告諸宗族以申明辭執事其圖利之

回聘劄子

劉回彭

前人

問卷云云

其既獲屬件盡足為當已請於此勿用復出滋長其相詣可
十反也五聞極密乃久不得會從每思情道輒復慨然一呼
以南一巷以北好天良時豈無山行間出而覆覆各不相及
奈何足下不事斯刻居然玉溫淑問醇風八人最易能使於

者瘡痕者眩融通和暢而不自覺此之謂大同也故無涯福
祿終勝震雷凍雨一息過之起視四郊万物如怒門前無敬
租索錢之吏堂上聞彈琴讀書之聲大雅之謠自同於光塵
小隱之趣不立乎門戶此黃叔度郭林宗諸公當時不爲名
高今日乃有餘味政復如此昔在杜子美送王評事之詩曰
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落所出爾而明公之於僕又近此
一等矧倉服賢厚功以爲明公之德爲可親止故於庚辰約
婚之書誼當拜盟既盟以來今且七十以吾翁頭白髮推之
知足下雖後我十有五年而體候益強恐亦非後則此人於
此時愛孫一念爲重詩書絲麻但當各盡其教以待時之及
而已可毋勤于行人間者有爲子言嘗以意請足下執禮拘
文竟不省略重以玉帛將之腆且有儀若覩鉅麗用告我曹
公以來之祀亦既受命使者出且得所以報謂婚姻有時時
者不可過而亦不可不及黃卷之訓當先綠髮之嫁且晚也

日當料吾翁猶有硯在藏之久矣遲其有行以爲貴即日天
寧向暄伏惟自愛

問卷云云

又 蕭回李

蕭臺

維時仲秋即日癸丑定日也曆以三合爲大吉伏致某人馳
納來之書以來大喜是蓋以四十年之舊交愛其人又以二
十年之舊交修其睦有以郎君壻于去國十年柄柄者之門
我惟一女不以與凡子擇婿客蔽也君亦一子意必向旺門
擇好冰蔽也嚴則艱於對張伯圭甫工氏之懿親肯居閒下
一轉語王之議以克合茲辱激命敢不命之承敢有告綵服
趁過庭願時時拈起符讀書城南之詩金鍊之精金玉琢之
粹玉豈不勝於金鑿書櫃者即退之費用難貯儲之戒昭矣
敢重告肅然一寒依然挾兪國冊珂里時一窮措大也後君
竹吾翁荆吾翁練吾裳翁六經匣一硯以歸李監宅美矣得

之堂無悔無笑君其圖之雖然即君隨官之四方有問外舅
子姑藉口曰太山翁人必曰此真冰清翁則又曰君子娶婦
不以貨其識真超出常人一等獨出猶可出一口氣耳載書
下貽東望下風敬復所以命而不惶他

又回趙諫山

書臺

其生宋嘉定間尚及見州里風俗之盛與人物之美季父巢
林每舉為家庭告曰吾友說公權之門多後來之秀他日吾
州有顯者必由此而出也仰惟尊親家本以宗室書遊而有
河汾師友問學之功尤為自拔於流俗當少年時即使諸公
播笏誦賦岷山萬里檄筆從軍夜登城樓指點形勢唾壘賊
折塵尾脫落居然無復有前日舉子之態今猶以其既往之
迹未絕之懷抑遏淹滯油然自得於上下進退之間長裾道
賈而未嘗汙其身三徑絕禪而未嘗汙於物兒曹不自愛重
海客諸侯開歸必謂坐有顧公問其舉書處及其淵源因記
季父之語則猶幸其以失身之嫌而易得友之喜失以勤士

年前二名會遇之樂安知一旦尚在其門人高弟及其諸孫
間哉善幣既來沐浴告願報命之次敢陳區區以代珍愛之
祝人性相近習相遠故凡固者揚之於光大慧者地之於沉
潛賴有李耳今世之習全不美而學支往往以迂闊不講遂
使無人之家朝夕翻異尙有於五世八世之占名父之子是
必不同尚加之意爲若夫桑麻絲纒之教固所自盡也

又

耘廬

某於足下猶未識也向可諉曰疏與必新盟宜得佳晤知不
可乎驟得則亦託之空言昔人一口加思則千里命駕鄉邑
之與處乃或終老不相往來他日臨字昵昵是亦人事廢放
之過足下明德雅道不以時汚隆激問休垂不以身顯晦大
行之谷見謂如盤羊指闔門百世義聚而二難白首山中篤
相安愛此誼古甚入生兄弟之日長長盡其分者每不湯兩
蘇公平生如手於足世年出處不相並晚節居狹不相及則

亦世故累之近來惟曹甫兄弟八十相看懷仰笑談位不足而染有餘切聞明公之於伯氏頗有此意一語不肯異趣一語不肯異席均羨交應與刑立乎前蘭桂發列軌職從乎後廷翁弄筆別墅藏棋不盡之和氣自然之福力也顧予一翁來病心苦圖書草樹差有以自老諸兄應門之暇擁膝夜話感念十年場屋之情秋界翁精神意度若在目睫而足下乃亦有前年約昏之書秦晉之盟下及邾宮夫豈娶婦誠欲不若吾家哉敬亦惟專言之故之以既盟之後可毋勤于行人乃復申之以儼辭厚之以重幣詳復稠雅遠且有光受盟于宗受使于門端拜龐嘉承以爲好抑晉人有言子弟何願人事亦欲其往年來不以居移則以俗化桃夭標梅之外每置妾子於不講而不知氣質無自變之理詩書有必用之時對日之英少成可想城南燈火願益加之意云爾報命之次聊後致書布即日冬晚寒深伏惟珍愛 問眷云云

又 回劉梅閣

梅臺

良月在候雨餘新晴恭惟義德清氣宇霜嚴其飭墨以謝
先施之腴兼聞吉覆仰茲繁繁 茹美素矣政毋庸謙於
毫顛間然猶有不容以意瀆志告者載惟楚人飲芳食菲佩
服葩藻盡擷香草以芬芳其四體金玉其言語而梅逸其名
非簡也梅未易名也近世金人以罷出垢焚為清岸視水雪
為任寒煦煖立為和始為梅寫真矣執事以視餘子媿諸百
尺樓子以清者啓其闕占德皇飛媿諸高勝里于以任者抽
其闕註易註本草媿諸隱居之流于以和者造化其闕格人
不云乎透得是闕者真豪傑 送迎於白駒紅燭間那得元
夫偉士傾倒羅列如隼挾秋如駿馳坂把數千陰暑付之嬰
戲却令郊愈驚暗之訝曰彼美人兮始亦雲龍相上下 綿
涉已歷相業未掉子平之債交發而並至日君有惠將陽之
盟使原貞遂得為李字妃夫因已重李處段自奉而此情誰

易簡也說文以盡人之責爲債六經未之創見也見累於兒
女子亦曰債則防諸左氏傳有吟情有酒債則防諸唐人詩
然陰以日計酒以月計兒女子之累其必歲矣其比當有
請非故避之蓋君我所願雖相似而難易不能以一槩君於
其季莫赦之歸棹也或於其長魯縯之初的也君固處其易
矣九族以父母之黨害其七而族莫先乎睦異時弱息來歸
妯娌其父族也夫婿其母族也君方有取乎其睦其又何憚
乎其難書幣鄭重陳然登拜固知責在我者多未之盡而執
事必不盡責也小范嘗曰子無過計韓公自有以處子矣夫
何慮

又

存齋

其維秋之杪梅次第花恭惟風雨未間煙雲筆底香啞瑟穆衛
合候多福其意靈冰腦呼墨吏雪爾荅十部從書書首幾紆
監其聞精舍讀書四十年抗論名理修心養性之學求之

橫溪南軒翁遺書足矣丈夫各珍重余亦安能為人祝善哉
耶 某家六亡山客東西來有能道雷碾傑操者其 藥房清
間常怗二於喻之北敬以親家文設自集教問客 淵弘慨然
功名鬱風鵬其未化以此才略何靈豹兮深藏論聞德門上
世多長者今名風二善積者廉有餘尚綿此脉以張斯文以
亢而宗 其蚤頰自孺仰視高曾前聞人橫金紵茲常忍負
負茲僅足以自誑詎克潤澤其宗明謂告來歸先叔位勿心
女弟將締姻好告聞某氏曰渝張也問其張曰湖溪幼升甫
之猶子也問孰主張是曰李山君也余曰張為德門李山幼
升為達士此與蘭玉當可人是可以吾叔之子 妾矣筆來眼
函并委珍幣已戒第輩白之宗族

問眷請委云云

又 賀回李 山屏乃李森 梅巖

山列屏高雨滋秋翠恭惟怡悅雲泉蕩洒日月台候多福

其惟君家大白駕風鞭麩揮斤八極意其說六龍酌北斗
廣成子安期生往來明月者蓋千歲一日也讀青篇問寶訣
乃將從聞孫而講焉尊生之請奚其顯望滄水西南諸掌
琴瑟浮容其下有人方瞳微髮飲金華而擲瓊藥者蓋山昇
老仙也月滿臺梁猶疑顏色天風吹衣秋露一碧何當訪冷
城問黃花共商今日一發會中之賦相思在何處桂樹碧
雲端家集語也二復鼻如舊家聲今已落雖善和故書
無恙而涼燠者等其患溪鑑矣長女及笄金屏綉褥何嘗情
見執事見聽寒脩俾妃次郎豈姑取其姒婉而畧其寒薄者
邪矧玉府琮璜連姻金張聲光耀日一日下采非封或者鏡
湖漣漪前人醞藉尚堪味掬耶書幣焜煌亦旣登告宗桃筵
襲唯謹而且誦托根李場之詩以自賀惟玲瓏蒼玉佩
姒宗段裾之壺圓香皆夫人也其奚問之敢惟請夫所以區
策者

并幅請期劄子 李與劉靜亭

黃花自榮秋在山骨日對西風早瞻東斗其惟唐之明蔭前
好也敢不以請 其平生不喜問人節適惟問景物何如耳
江南九秋人物交爾晚霽一碧入眼悠然清風遠韻當不在
第二區區者臂易矣 其曠昔之夜仰瞻煌煌知為大乙銀
河欲署而想在虛碧何斯邁斯其自謂 其敬惟親家西岸
月南瀾雲其亦不能以白舌佞矣抑聞之諸老前輩八九口
夫惟將靜字然示城亭靜至論事亦未卷執事之靜為
今元城矣論事至丙丁不論以元城為如何其敬惜 其在
山中飲少輒醉不欲以罕惰勞人惟自思念秦晉世昏於春
秋特重其事不節長子其得惠儻于門澄言曰遠未該其期
茲以臘月之戊子祭奉小禮貢日以聞執事者毋更予哀也
西之壁惟命示之佩蘭亦惟命其只欲盡吾分而已執事益

按啓有三幅一寒暄二啓三祝頌今人緣啓字
與啓皆用之除啓之幅外寒暄祝頌各用十二
乃啓每幅止之以省其儀制簡便奇士此式亦用
附錄今人多用之及綱之啓今逐字刻具于后

常式第一幅

其啓至春猶寒共惟 其官親家 台候動止多福其即日蒙
恩謹奉啓申牘 起居不 謹啓

年月 一日 自有其郡姓 其 啓上

其官親家台座

次幅本第三幅今云第二幅

其啓不審適辰 台用奚似未由 參晤伏冀 順時倍加崇
重其下情無任 祝頌之至

不著其郡姓

其

啓

以上係舊式孟春二字隨時換易近用舊語則新
巧矣不若存舊為宜

同月

第一幅

端月告臨條風應節共惟神物參扶台候多福其象恩有地知
幸自天敬憑子惠之恭仰廣主書之驗

次幅

月間靈儀已具爾雷之首日來台候不無龜卜之疑願隨氣此
於青陽加益精調於翠金受天休祉敢露禱祈

同月

第一幅

春漾登壇日烘黍谷敬審其人致身藝苑掉鞅詞林乾坤默相
於吉人震良誕膺於永福共遠借桑陰之蔭近創蓬室之安敢
申夙鼎之公言幸燭斗極貞之微懇

次幅

櫻令常言未究萬分之一通誠消史敢忘至再之三願珍龍

之身少俟鶴飛之詔

三月

第一幅

燕麥搖風鶯花媚日共惟其人懿德懿淑令儀肅穆百神後先
多福研集其伏蒙恩澤感第劫於寸丹端拜起居誠用通於天
素

次幅

循月儀而申問闔台故之未詳莫豈晉趨伏惟履言秉德感雲
陽之月斷繁靈一性之天即輅殊休式符真禱

四月

第一幅

夏令薦地秋先來隴共惟神嚴呵護福介起居某佩服洪恩感
藏共臆謹劄手牋之敬僭陳掌記之司

次幅

肅詞中滄蒼陳前列啟乞簫勺清和之氣金玉服御之司鼎路
繁禧豫年茲禱

五月 第一幅

梅雨初歇暑風正清共推幽顯協扶起居迪吉真自天借至無
地酬恩敬修尺牘之恭先致切摺之問

次幅

瑞候列茵肅裁前牘仰冀對良月炎空之令調冷癩清室之宜
純嘏時臻辦香朝頌

六月 第一幅

赤焯垂晚紅鏡開交共惟其人台候動止多福其即日家恩育
天惜幸謹奉尺書之敬借干丈席之尊

次幅

申候備霖未辰每晤敢之對更伏鬱蒸之際蓮辛香拂徹之宜
愛助一誠勤奉三禱

七月 第一幅

聖玉生靈慶金輝暑熱憐其人天扶吉德日納繁禧拱撫已知

恩銘心懷感德奉尺箋之敬借申丈席之尊

次幅

不吝比來之覆候未路置挹於謙光敢乞惠迪金象精加察焉
前牙簡獲之福載馳贊頌之忱

八月

第一幅

夙月雙清水天一色共惟其人躬惟履吉福納鼎來其鑿接岩
高拜恩山重三肅墨知之敬一親箋史之通

次幅

申嚴覆候未審比辰日切心馳露陳忱禱乞懇對四陰之序精
加二御之調倍納休祺前獲光大

九月

第一幅

菊月催霜苦風剪雪共惟其人宮示協贊福祿來綏其即日蒙
恩自天借幸爰致恭於霜楮借馳玷於電石

次幅

比辰以來復用何以未終而待每切心馳適定今之告成想豈
調而加厚茂確獲簡式副勲奉

十月

第一幅

橙分好景梅占小春共惟其人奕神不宗多福斯介恭新請禽
贊過沐鴻恩敬寄手以裁絨庸錄誠於典記

次幅

瑞拜申居具嚴甲牘未絲晉謁爰闖比辰尚祈循十月之良于
以介百川之福

十月

第一幅

月應黃鐘日添紅線共惟其人神相與居福確獲簡其連姻幸
大知感恩深致恭遺鯉之書仰玷垂露之盼

次幅

首幅申嚴情文未竟比來祈向復用何如願隨日景之迎長益
謹太極而敬控前膺光天下副禱祈

四

第一幅

板解成威悔信傳春共惟某人拱衛有神起居介福某門心感
德拜手知歸恪修竿牘之味用闡發永之貢

次幅

寅報乙禮申仿申番不審比辰若奚復用伏異際個陰互寒之
序均重顯加險之宜立上要津式符善頌

閏

第一幅

月屬歸餘時因取正共惟某人百神黃衛五福辨鑿某福分心
斬拜恩手舞效小夫之前牘申大府之典戲

次幅

申臨載嚴於詞問未龜向迹之起居願對斗指兩辰之間精加
鼎明四序之養繁禧來格教員懇所陳

○開書

請開書啓

書以傳文各待開誠而見面幣惟將意何殊交臂以論心禮既

尚於往來義必存於施親亦為好也請母卻之

又

吳傑

千里傳悉味馮尺牘兩家通好重在函書首施烹鯉之功用仗
技鯨之手輕練不腆少酬臂指之勞柔素先陳仰冀心聲之達

回開書啓

亭漁得故人書昔嘗有喜開緘見諫議面今復傳悉既承僊語
之將復拜厚幣之賜雅意若此感懷請何其愧所施不腆其報
又

鵲噪風聲預聞喜報馮傳雲翰知是喜音長脫命以為奈故焚
薰而改謫有來照壁函用藏十襲之中無以報瓊姑少謝乃分
之一

事文類聚翰墨天書卷之五

乙集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六

乙集

△婚禮

納幣 即今聘書

婚禮自納采至請期惟交幣爲重故古者幣必誠辭無不
腆前輩聘書簡重得體不矜閥閥各宦不論世族大姓故
是編首以前輩之文謂之通用自是或開闕或族姓或契
家或姻家自士入以至工商雜伎各以類次爲屬雖不免駢
儷舊習大抵主於誠腆而考節之辭多在所削云

△備用

聘定坡 韓聘王

呂伯恭

諸舊考於詳從並接因德圖佳耦於諸孫繁修幣聘載竭吉日
用長多儀云云官學載初及茲授室伏承云云德容參劭協此
宜家奕三梁山不自慙於樂土揚淮水幸將挹於慶源二姓
之合於禮爲嘉五兩之陳其儀則舊

詩戒及時猶重婚姻之道禮嚴必擇常高行義之家古訓可稽
私懷竊慕伏念其學生見聞未博已及成人而今女小娘淑慧
有補實生慶緒轉藉黃緣一請以圖仇讎之世首同氣相承不疑
何卜豈惟受室獲修蘋藻之儀抑亦登門庶染芝蘭之化有心
薄礼具于別牋

又 兄依婚主

前人

其後言念維素與梓曹無一舍之遙親仁善鄰况切平生之慕
敢敷誠悃願綴華姻伏念公妹小娘子夙稱同體之賢而其長
姪某方圖內助之懿比因傳道已荷驥從迨茲良月之臨式謹
示繡之聘一言而決由同氣之相求五世其昌庶自他而自耀
有少薄礼具于別牋

又 熊聘翁

熊山甫

言必風王尊進問各一 備礼特薦莫再馳納聘之禮非為過也

之儀蓋重烟燻之契敬必誠辭必腆故以將之男有室女有家
未為好也

又 回余氏

孫仲益

婚姻之合有初方軫楚弓之念宿昔人因未改與欣趙璧之歸
慈黨交歡里閭共喜伏奉某官勳烈名臣之世文章後學之宗
眷此春秋鼎盛之時獨見歲寒後凋之操其懸永第少女復嗣
奉應之薦無幾舉按之恭薪楚之束緗繼不替青氈之舊慕瑟
之鳴和應宜同白首之歸

聘啓用圭名

乾為陽坤為陰萃交而泰震索男巽索女咸悅而隨志貴合於
同人吉叶歸於有漸聞今愛內正得家人之義必巽隨而無違
而學生事未諳幹蠱之能徒困學而為坎荷謙光而與親比在
貫帛而無過密詠豈言不替於中乎必受敬乃為之悅豫愧將
意不如於豐厚惟表忱無廢於常儀託襄脩而致言雖大有以

何益幸錫賈而勿拒實滿蒙於見存

四啓用卦啓

葭草久契固知端分以隨有龜茲叶從輒敢因魏而比附伏蒙
媒妁既濟姻媿彼美愛男善風全於幹蠱乃生巽女道已叶於
成坤必大壯然後漸歸於禮節未嘗需素言可復也信允合於
中孚受不泰乎聘敢辭於大有謙撝俯逮咸感深



聘定啓

慶源流裔衍金枝玉葉之傳昭代褒勳荷織券丹書之寵黃緣
有自親愛弗忘今女姿亞孀娥况有乘轡之標格某男才非英
俊濫叨附驥之聲名既承女以妻之莫匪天其幸也向已通於
繫臂今永結於懸眉未冠未笄預識百年之偕老鼓琴鼓瑟共
諧二姓之和鳴

又

棟軒

望若木之十枝已遂蒙 援之願入純帛之五兩爰修交締之誠

非從事於虛文益綢繆以嘉禮庸將厚意以固同盟第仙源積
夢之著實是為帝胄雖通德遺芳之遠尚謂儒流既伉儷之可求
實因緣之有自請惟求好益壯旁觀念景迫桑榆欲了男婚之
債幸光依金玉行看親結之儀

回啓

宗女啓

仰瞻甲第曾非阻雲水之程俯念宗支敢詫屬天潢之胄茲深
憑於柯斧遂有託於絲蘿久羨賢郎而師模之已就自慙幼女
於母訓以何資靡拘滕薛之宗宜結晉秦之好此時豈與既勤
幣帛之飛不自言歸當遂室家之慶

困

聘定啓

徐提奉再娶王氏

徐意

締松蘿之姻議有勤柯斧之往來倚荷橐之家聲幸獲所聞之
輝映靖惟華燿實出機緣舍弟監丞閨闈久虛勉續絃而安子
女令甥女孫封德容兼稱能主饋而宜室家言諾千金歡諧二
好永為好也欲投瓜李之儀于以用之必賴賴慈之助

又 蔡定劉

蔡久軒

詩書起家敢謂中郎之系婚姻論世其惟劉公之依五兩陳儀
二姓合好今愛德容婉安教將入於公宮而其學生氣習酸寒
味自安於太學自謹超庭之訓年當堪室之期介以裏言協茲
佳耦起敬薄雲之高誼肯從如水之淡交莫節叨榮原隄載驥
於駕駱標梅迨吉門闌已下於乘龍

又 李娶魏四川同官

李梅亭

三星分野適並舍於魚鳧兩家提孩許問津於烏鵲仰甘棠之
有笏愧苦李之無蹊熱固在於地同台始由於天你茲者伏承
其官小娘子周旋內則夙閑十七之少儀而其大學生位長孫
其溫習中庸詎達三千之出禮况未策焚皇之名第乃竊附公
子之婚姻亦惟陪萬里之遊因得合三姓之好卜妻占八世克
協鳳飛之和勸郎勤六經實望雞鳴之戒

又 劉德領

梁宰

花縣鳴琴後共登於仕。錦城總餉慙莫紹於家聲。素梓之
連陰直緣羅之結好。令愛夙閑母教。素高詠雪之才。其男粗習
古書。方有乘雲之志。亦念空家之同願。遂令男女之及時。語雖
藉於冰人事。已符於月老。既荷黃金之諾。禮台問名。未修白璧
之儀。常先將意。不腆申敬。具陳之番。

又

蕭蕭娶劉總領

蜀天總餉仰族譜之增華。黃毀含香愧家甦之未復。偶締絲羅
之好。深懷葭王之慙。令愛素有婉容。自是閨門之秀。其男方當
弱冠。粗知弓冶之傳。身途適西嘯之時。雅意在東林之選。蘇芳
種璧。遽沐諾金。莫鴈將誠。敢肅陳於五兩。乘騶有約。期偕老於
百齡。

又

葉聘劉

翁賜坡

復東陽之學。繇美晦翁。擅富溪之奇。受知坡老。如此闕閱。且其
室家借月老之平章。成天孫之邂逅。令愛人門。俱妙雲莊。常伯

之的傳長兒相宅謂何丹山元樞之自出欲晉石林之隱莫如
劬閣之依各及其時遂託以子挑花已實許啓天台之遊桂子
生香尚記月宮之曲菲然贊鶴企矣乘龍

又

能嬰揚

尚書蔡娶司法女

劉心明

依連幙之紅仰羨法曹之芳善綴荷囊之紫俯歎兵部之遺家
偶冰語之荐臨喜天緣之胥合令愛自深閨之初長京已如蘋
澗之恭小兒愧遠業之未成方欲赴魏宮之選爰謀秦筮永締
同心雖黃金之諾既堅但白璧之儀莫辦聊陳薄幣庸結歡盟
定百年偕老之期正一場生子之月自天作合好音已播於揚
國指日于歸吉兆即諧於熊夢

又

知修娶太守姪女

五馬聲華方陸鳳於絳闕雙堯冷落敢擇耦於名家重蒙朱轡
使節之寵臨猥以白面書生而見取以同氣之子猶子也因其
久可妻而妻之若燮聚之財安敢向大夫之前語此惟往來尚

禮相與酌世俗之宜在

回嗔 江回熊

能平溪

花駝擁御史夙仰名家竹馬迎使君敢吟未吝甚言諧系同是
紳凌沉山北山南居際友阜宜冰上冰下語判柯人想得塔之
必在喜愛女之有託尋來信幣來締親盟古而五世之昌允言
協吉禮曰二十而嫁姑俟及時

又

相門出相方託身槐棘之陰丞壁負丞敢妄意松蘿之附蒙以
貴而下賤聘不腆之若人微福甚榮省心知愧共承其官階蘭
堪備足繼史思之風而某女間澤可湘粗闕姜醜之勢在禮絕
百僚之重締好台二姓之歡君子不弛其親已敬佩督公之訓
公侯必復其始願益綿魏國之封

又

樞密號爲兩府曾見華姻舊正肆於九卿敢云撫世論閥則

不翅渡至交道義則見請蘭金令即爲文肅之孫必成能相小
女出湛盧之館或以外翁企仰前修惠徼餘福況同庚之十歲
且偕老於百年尚奮世科豈愛奩中之官爵方遵母訓定知林
下之高風

二

回啓

秦伯封吳族氣久淪於寂寞混元指李仙源猶顧尋芳合二
姓以親成結百年之眷愛豈惟其人毛孫學詩也禮早通之
之文其季女無非無儻素拾土箴之訓既蒙采非固願依松契
彼鳳占卜云其吉黎然願幣敢不拜嘉

又 熊回庚

熊退齋

羊媿得姓之初苗裔已三千撰淮楚分支之後詩書昆四百
俱爲善族之稱宜作喜姻之合今嗣一經有訓諒足紹於箕裘
弱女四德未閑恐非堪於伉儷但擇婚姻者不必富貴之是較
重道義者毋分村巷之馳 儒家固自有常禮節亦惟求稱况

伯氏胥篤斯文之契而大旨亦宜世好之修重徃行言敢稽報
敬中盡之家人正吉有闕今日之義方外氏之宅相多賢願見
前脩之範

聘定啓 劉聘朱

劉立雪

論建學宗抵致中乃元晦之內親攷終社淵源公揆又質夫之
宿友既兩姓夤緣之自昔宜百年姻好之繼今切惟朱闕功容
久閑內則奚以劉壺詩豐下昔家聲固占之丁公千金鴈幣汝
陳以龜筆指天台略為存此二道看信於挑花望月財華作文
大峯願守歲寒於茲和

又 劉聘王

前人

杖藜取友曾家介甫之知禁衛論親許作真長之配共羨昔時
之管鮑得為今日之朱陳切惟王母之家風素嚴姆訓况是盍
郎之才調解讀父書牽絲幸中於金屏將幣敬投於玉鏡今朝
一紙繼承求托於宗枋他日三場典着止期於溫飽

又 李膺

鳳林

數盛臺功臣之次禹在通前尋月老婚籍之名齊非鄭偶一脈
書景高聲相應故百年姻好片語可諧恭惟內行純備之家素
多淑友自許詩思清新之派未必奇男何所取之謂可妻也儒
風道味已浮浮於筐篋幣帛之間父訓姆儀各疊二於文章絲
宗之事

又

胡聘朱号梧月

竹坡

并梧月滿幾年慕道韻之遠坡竹風高今日托歲寒之契意氣
之同如此婚姻之好自然賢令孫讀文公書通學業與詩之歲
姪孫女守安定訓知事人必敬之言貽厥孫謀滿望親傳於典
冊誠堪增巽願言多喜於門闈

又

回麟劉

古德校五經歐博士托更生之契廬山高千仞劉允中稱永叔
之詩既堅累世交情幸結 且年姻好况桑梓連陰不遠伊邇則

交倚玉為幸何如淩中
昇間陳鴻敬禮非雙璧但堅投璧
之盟諾已千金必往斷金之利

回啓

藍回朱

藍清岩

讀考亭夫子之書久依闕里叙仙宅雲英之媿幸締機緣言偶
借千斧柯辱不遺於詩菲何事崔盧之誇習但守原魯之素風
道義相忘婚姻永好從大夫之後知稔聞詩禮之格言送女子
之門當勉服繁纓之明訓

又

王回劉

陸峯

群書對夜昔聯天祿之輝六禮定婚今講河汾之好允為奇事
豈是俗交令長郎雲錦飄裳方工粗麗小女子夫其補褐僅習
紉縫幸因識貴客於窺舟遂得充快婿於設席有來聘璧增重
諾金此日聯姻已締劉郎花洞之約他時共送歌王孫美禔之詩

又

胡回李

胡叔山

讀山谷與承議公之帖墨跡猶新歌只興皆賢子弟之詩書香

潮遠既同草木之味宜締絲羅之姻君不責綠牕之貧予敢求
白璧之禮得婿多喜色願亦如璧宅之榮嫁女惟部書當恪守
澹菴之法

又

劉儀甫

劉儀甫

伯溫與質夫共學俱余伊洛之傳孟公薦靜春於朝素薦鄉邦
之誼機緣有自姻好惟新愧無黃金寸綵之飾茂對白璧一雙
之賦以致中之法擇婿固取父兄之從遊確濂溪之月過人願
以道義而為貴

又

林回曾

四海一南豐先生名澈字宙千載老西湖處士亦謾山林天昌
二姓之雲仍日締百年之星匹機緣非偶氣味相投令似秀出
儒林擢對當如孟德耀小女粗閑女範得許敢希溫太真荷公
篤粉粹之明遣使審良寧之好風寧吾與點也喜寒門得玉婿
之賢太山不如此放乎愧少非岳翁之重

又曹回夏

禮祭縱竈獨對三千之字文音傳正家傳一瓣之香之前人有
赫二之言且今日締親三之義令姪英安卓冠已聞挺秀於蘭
堦小女六歲童傳安得吟工於柳絮茲辱伐柯之請許修施栢
之緣况素爲孔李通家今又結朱陳舊好所望以經遺子俾行
收薦鶚之功亦當勉婿讀書庶不負乘龍之望

又

李回繼

校書漢閣喜臨太乙之光瑞世唐家忝應長庚之夢齊名如是
講好自然益知造物之贊成是豈人爲之能合今以多才多藝
恐尤洙鴻賢之儲小女克儉克勤安得識產昇之貴詎意斧柯
之傳命遂成琴瑟之好速鄭幣旅陳郵雲鼎至自今以始既式
符象簡上名之子手歸第恐乏房奩中物

一 冊 聘定啓

五世其昌久托朱陳之好一言之合復謂聖紀之姻爲幸居多

非辭可替靈茲不疑於後卜數終已動於先聲索若幽蘭風稟
姬姜之德才如朽木豈勝馬魯之資執柯因藉於蹇脩樂士遂
同於韓姑聘之將篋自知虛篋之可羞異此宜家永續通家之
深好

又

竹林亭長

昔者老姑幸獲供於蘋藻全為弱息敢采附於絲蘿自非長者
傳於記存安得舊姻以之繼續故面相見而口相約故男有分
而女有歸慨然義襟異技流俗存焉庸何以得此於禮文詎容
忽諸白璧定婚安敢謂許田之假黃金得諾必不孤曹丘之來
倘百兩之歸不俟及笄則八世之昌何勞問筮我所願也公其
善之

又

吾親乃爾姑數世之姻維補生男願有室一朝之好方新同心
允契於蘭薰締約遂聯於蘿附妻以兄子足知慈幼之真情遠
之後入惟有傳家之世明雖言傳於姊妹實天合之實緣依劉

得人方倚重扶持之力。熊省夢觀延洪嗣續之祥。

回定啓

律屬甲族夙推譜系之高韓范母婚重締姻媿之好辱慙勤之
委脫敬龜勉而拜從伏承令似詩禮相傳擅之蘭之挺秀某長
女繼箕甫及恐蘋藻之未勝因緣獲定於一言敏締不拘於末
俗餘生同幸庶相依唇齒之間吾味既同願盡素形骸之外

又

葛藟施于條枚已履其孫枝之秀女雍託於松栢又得依族葉
之榮因親而親乃幸之幸克家有道正將求與按之賢相聞無
儀僅能事執巾之役偶役冰人之申好遂成月老之貨緣茲象
鴈幣之鼎來復辱魚書之謙墜載欣今日克諧劉范之婚姻周
俾昔人專美朱陳之婚娶

又

問諸姑於伯仲之間久知聲譽照舊親於妯娌之列幸忝姻媿

雖自題紅葉以無心然迺喜朱紵之有績材高把梓固非為養
以娶妻質類非封已嘗不嫁而擇對信負緣之有自豈人事之
由來聘禮拜嘉母替後來之約會言不遠敢愆親迎之期

又

黃月山

職在中司愧祖風之莫振位居左轄知相裔之相承閥閱俱高
葭草維禱但阿彥有女何敢希時彥之流而與范為婚正欲續
世婚之好來聘既不需於幣帛歸裝亦惟有於釵裙隨時施宜居
敬行簡姑緩賓鴻之至即諧鳴鳳之和甚善治生自可致陶朱
公之富若將孝隱其肯從赤松子之遊

田契

聘定啓

孫仲益

蚤以父兄獲頤後遊之末晚因童稚又塵姻婭之聯集盛禮於
一門締交期於三世伏承其人衆謂恂恂無子弟之過而其女
子自恐兢三詒父母之罹事勤憂幣之先適契有家之願莫不
代置每慶南閨營則之冰可與結言燕乎東池衍麻之溫

又

呂伯恭

百年門戶各保家聲二姓婚姻共敦先契某位長女順承之道
誠習未閑伏承某人英妙之稱發聞惟舊既奉導言之固敢播
報聘之修有若靖康以來非無雅素其自棄公而下莫不寵嘉

又

張全真

禮本爲婚是爲萬世之始人惟求舊實交二姓之歡荐辱好求
欽承高誼其第我女含飴鍾愛粗聞女誠之辭伏承某人第我
男禁齋稱珍鳳謁上林之望應吉占於鳴鳳追妙譽於乘龍嘉
命難逢欣悰增激

又

呂伯恭

北望中原慨想故家之律度南來江國獲依名勝之風流苟可
合二姓之歡何必有一日之雅令嗣文章議論固已不凡某女
婉婉聽從粗謹所取有來玉帛之禮式陳榛栗之儀師友淵源
之功知所自矣夫婦唱隨之義將有賴焉

聘定啓

娶妯女

謹性似我家夙敦世好孔妻以兄子文締姻然綢繆潘楊三華
之親髮髯朱陳一家之盛令愛德功婉婉知蘭絲麻泉之恭弱
息詩禮薰摩脫綺紈襦袴之習追惟盤礴曾過家山載膳在戶
之星共聽對床之雨欲早為子平家事之畢謂無如老麻母黨
之來成此佳姻居然治命一門叔父定知道蘊之才五世正卿
已兆有媿之下訂金諾重納采恭先

又

陳子華

世與劉而為姻喜諧舊好卜於陳而曰吉獲締新盟况皆同隊
之魚遂叶和鳴之鳳令愛功容兼備肅修馨忱之儀孝生詩禮
粗傳謹守箕裘之業言笑馮於柯斧好幸托於絲蘿雖出人謀
實由天合屏間金雀佇吟李監宅之詩鏡下玉臺敢聘温嬌姑
之女

又

娶族姪女

熊古山

蜀昔娶劉喜得族姑之。後秦嘉歸晉是為舅氏之家既世好之
不忘曰幼婚而亦可有孫早娶吾老幸及見之數婦初來雖小
正無嫌也式從柯議永締葭姻戚之誥貴情男女之願俱畢
豈但歸宜爾寧為百年偕老之夫妻且圖治比其鄰有今日相
依之姑姪

又 娶舅女

子圍本秦之甥方喜懷羸之可妻小喬歸吳而嫁自慙公瑾之
不如姪論新婚不如論世婚然愛人子甚於愛己子始自諸姑
薦姪獲依大舅為郎敢貢錦箋願從金諾兩家猶體尚何以
秦越論哉二姓偕百年但得如朱陳足矣

又 娶舅女

見舅于渭陽喜親盟之惟舊館甥于貳室幸子舍之有依昔曾
見於朱陳今復聞於秦晉其女雀屏久設素高容德之稱其男
齡誨速成正切義方之訓既篤親其親之好實深子吾子之知

聞水上之言已傳梅信問月邊之約早賦桃華

又

娶姑女

哀長吉

擇賢以器業取人知有祁公之特見杜衍娶婦以清儉爲法方
博文正之家風范仲淹幸聲氣之本同復姻憑之有素矧惟伯
氏力主行媒遂令弱息之無堪乃辱佳姻之見許結親云始用
賢當虔熟知義禁之高敢事文爲之末歡傳玉鏡豈惟慚姑女
之懷喜動金屏抑且爲世婚之慶

又

娶姑女

金雀屏開久慕王孫之貴玉臺鏡下茲修溫嶠之恭姻不失親
人惟求舊碩齊如季女夙稱南澗四德之賢豈佳若諸郎敢與
東床一人之列事諧柯斧情露花牋讀伐木一章速幸無於故
舅齋必泉數語問首及於諸姑

回改

梅城

王凱爲荊州之督數世皆得以聯姻劉振視仙客曰甥一見亦從而許妻揆今隼昔異世同符况蔡梓之陰運而梅蘭二家道之味合諾金已久加璧何塵女嫁官人幸已得君家之俊甥似舅氏尚期增吾門之光

又

梅屋

名節郎官與安世皆神仙之黨文章太史於永叔猶師友之間既論道則同且因親之舊况以此郎之可壻抑又以姪而從姑聿來黃綸之祥增重綠窻之季敬聞命矣亦適願兮墨妙相傳想無負畫燼之荻書香借映益有光照閣之藜

又

舅女答姑

齊曾世婚益重舅姑之好李劉盛族宜無閤閼之嫌爰乎同氣之情適副中心之願惟茲佳偶笑異常倫蓋室家男女人之大倫亦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吾姊已老又慚李勣之焚墮此女何

爲粗識孟光之舉按用持箕箒往奉晨昏姪既從姑求獲依棲
之願人惟求舊不忘疇昔之言

又

姑女告

在昔愚生夙借明珠之虛譽乃今賤息又承倚玉之嘉盟益知
范粲之有容不棄晉甥之無可謫寧馨之聞望爲席上珍慙清
映之風姿匪閨中秀幸彼此不逃於藻鑑故往來再託於葭莩
湯幣惠然義書粲若回風以喜既克諧新舊之夤緣何日于歸
且與說親戚之情話

兩姨

聘定啓

娶大姨女

自母黨而來本是一家之姊妹特親盟之重複諧二姓之姻媿
惟舊好之不忘且新昏之可託雖間以兩姨禮若未順然出乎
異姓義亦何傷既相孚同氣之中當盡略繁文之末愧無璧玉
來求徐氏之昏喜中金屏願締李郎之偶

又

合二世舅甥之契亦附以家照兩姨兄弟之姻取攀大援猥承
擇對庸謹問各某男方就師模尚愧柴也愚參也曾令愛素開
姆訓未遑宋之子齊之姜適自斧柯獲此諧琴瑟敢狂書而叙意
爰伸幣以致儀因親致親堪笑爭棚之公寫以類求類求為倚
玉之兼葭

又

西姨指腹

曩媿姻姪叨居秦魏之間全幸情親重繼朱陳之末靜言契合
積有夤緣既桑梓之連陰復良季之有旧雖鳴鳳之占允叶然
委禽之禮敢虛姊妹當年嘗訂一言於指腹郎娘此日果諧百
歲以同心

回啓

嫁小姨男

兩婿相謂為姪早陪驥子之遊二姓之合曰婚今遇龍孫之長
辱公書貺締此佳姻且其渭陽之親曾占水上之夢負家女難
嫁幸為依於邢姨諸少此正佳矧同自於蔡出永以為好敢不

拜嘉

又

二人同心素得連襟之契兩家生子復諧合卺之歡信機緣非
偶以相逢亦媒妁巧為之匹配英姿秀發已標梧竹之清弱質
幽閑粗習蘋蘩之奉茲喜女羅之託載鷹男贊之修假寵自天
着愧無地受而藏室其敢忘矣姊妹之情行矣升堂尚戒以舅
姑之禮

又

行媒講好方慚非宋子之榮亞壻連姻遽辱拜邢姨之惠有來
聘定無任主臣才擬儒林自是蘭階之秀敢勤宗牘僅知穎潤
之儀幸因蕭陸之因緣獲締朱陳之契詎寵之華翰惠以名繡
連袂連襟自此續通家之好鼓琴鼓瑟行矣歌宜室之詩



聘定啓

井裏

仰南軒先生之華胄伊洛源流雙西湖賦士之徽宗姻續情通

臭味既同於昔姻婭幸然于今伏承令女弟自有林下風德容
兼備小學生槐非禁中嚮訓誥粗通諾已佩於百金緣庸成於
雙璧敬陳鴈幣載真魚書吟柳絮詠梅花天立淑配和風鳴叶
龜卜世莫與京

回啓

刘回李

胡祥翁

延平同安世之學傳世有宗龍雲托彥弼之交通家維舊况樹
玉有同升之契宜蘭增協婦妹之緣數已定於紅綵禮何拘於
白璧有來莫爲豫喜乘龍劉得所依幸對孔雀屏之貴李何以
報惟有鴻宝死之書

聘啓

文無父母姊為婚主 刘定黃

裏繩定分爰登訪月老之書并白良因何幸得靈英之耦既拂
龜而决小庸莫厲以締盟所慙北阮之貧難辱小喬之嫁既黃
緣之自昔宜好合之追今幸毋極扁妹之期庶早正家人之位
桂承雲漢行合黃姑之佳期路入天台自慶劉郎之奇遇

兄弟

回 姊事弟 妹事兄

婚必論財劫卹區二之夷虜女行問姊難忘卷三之恩情茲焉
因親而致親將以居簡而行簡方狐疑未決乃蒙伯氏之贊成
及鳳卜既諧深恐老郎之非偶特雇來聘敢不拜嘉然大喬未
免降尊而就卑而魏國尤當以大而事小但冀夫妻之好合勿
言兄弟之皆宜妯娌皆歡本挑菜挑根之同氣門闌多喜此棟
華棣華之際芳

回 姊事兄 姊事弟

托箕帚於賢郎方婿玉翁永之獲潤絕芝蘭於芳幼喜伯霜仲
雪之俱高幸綢繆無間於情親宜次弟復尋於姻對伏承令似
坦腹據東床而食切知非糠藪之肥而其女采蘋過南澗之瀆
嘗使佩警絲之訓雖媒妁屢評於他族而兄弟交贊於重言三
喬何幸以同堂兩龔皆吾之佳婿有家有空各異莫年婚嫁之
緣宜弟宜兄庸見大率濟濟之敬

卷之二

聘啓

荊召示訓喟兒女之無依蘭玉騰芳知賢姪之可託屬賴金針
之線遂臨宝瑟之絃今姪素宦家傳不減新豐之遊旅姪女雖
姿玉立敢侔上國之宗姬以兄之子妻之未有如此郎者豈十
載揚州之夢已悟前非收一聯官藻之詩誓盟堅好

回啓

俯慚姪女素無詠雪之才仰締親盟喜并夢永之請伊女子有
家男子有室覺今日受是前日受非不惟慙伯父垂老之情抑
且寬爾家托孤之累撫之如子願曲垂幼穉之心行矣成人庶
永締姻三之好

鄉

聘啓

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居連越陰三十宜娶二十宜嫁語判柯人
是皆吉必之相聞且致姻媿而合好今愛德雖克備兼備婦容
小兒生未有知僅知書味詎意連璧契轉爲宜室之歡遣

鯉以傳音自今而往俟八鸞而曰吉行詠于歸

又

揚廷秀

百歲論交久忘年於鄰曲兩家生子復託契於婚姻夫何声氣之相求蓋緣草木之同味某人小娘子勿而自異已傳柳絮之吟而某姪子生未有知殊愧蘭芽之茁惟是斷金之舊願言尚玉之新發幣非然別牋敬止

又

江程萬

願聽月評聆聞風範辱在美仁之契宜先嘉偶之求某第幾男少習義方粗供子戒伏承令長女小娘勿閉內則克著婦儀敢因媒妁之詞遂締婚姻之好仰遵慈訓欽行好音

又

江元吉

居臨里閭吉華未齒於崔盧勢隔崇卑匹敵敢當於秦晉其意諾占於得風濠聞冒慶於乘龍令女閨順多儀襦裝已結小姪庭詩雖驚衲座未升偶以異齊勉之和遂致慈羅之托諒匪素知

之可取方期辭大以圖尹深念名實緣預告休於月老成茲嘉會
爰有兆於冰人雖曲禮之二千隆於合好順純帛之五緡用以
將誠謹列敷陳殊增悚恍

又

孫仲益

粉榆同社藐然雞犬之聞羔鴈旅庭端若驅螢之應遂徼一時
之幸永諧兩姓之歡伏承令嗣其官遠襲父祖之箕裘而家法具
存以某登仕兄幼女奉齒昔昔之帶枕而婦儀已習榛栗棗脩之
誓以辨男女不敢過焉蘋蘩蠶繅之菜可薦王公永爲好也

又

居連一舍豈殊桑梓之陰心同一人雅契金蘭之好夔賈緣之
有自願欣幸之何多女素開姆訓無非無儀男早就師模克以
克擬正三星未在於戶順其永正肯流於淇禮云禮云爰奉絲綸
之五緡樂只樂只永堅盟誓之百年

鴻啓江娶黃

此屋聯居本是一家之情好因親締契復諧二姓之姻媿曰声
氣之相同宜黃緣之允協伏惟令愛夙全四德稔知黃綸之工
某男幼習五言謾賦江羅之句荷不遺於對非幸獲附於松蘿
非惟畢男女婚嫁之緣抑且遂親戚往來之便薄言莫鴈愧無
筐篚之多儀喜浮駘焉近出門庭之五步

回

門相當戶相對情話素親男有聘女有歸黃緣尤巧雖人言之
借助亦天合之夙成伏惟令似卓爾不群彩筆想符於神夢某
女幼而無識色絲何有於婦功惟吉跡之相知締姻媿之允協
式諧占鳳有媿知家室之宜更喜乘龍得婿在門闈之近

回啓

山房

古者世婚必尊譜牒流俗競利乃尚蔭期邈矣此風敢不重拜
近求鄰比是以朱陳尚論細談恐非秦晉佳貳從之誤荷禮請之
蘭欽承神休登受好幣三肅將公命妥所措辭一尊齊門永迪有祿

又

何待制

生女而願嫁比鄰素同臭味擇對而次得賢者今托因緣某人
已有父称想念變膠之續某女未離姆訓何堪鳩幣之求卜之
神而其自祭之人而咸允然議財成夷厲之謂信已在前而謹
始者春秋之文禮安可後

又

千萬買隣久借依光之便五兩納幣忽承合好之明獨固非吾
願誠適我儉勤克盡素高潤屋之謀警戒相承粗得肥家之道
詎意北平之富不羞西禰之貧鼎來鯉素之書復辱爲章之贊
何幸一璧之隔允諧五世其昌豈無他人孰若此里仁之美乃
正佳婿况翁然鄉黨之親

雙獅

鳴啓

赤繩異異楚之鄉有緣丁里寸帛論朱陳之好决自一言第慚
孺子之貧不若陶公之富幸雀屏之中選宜龍於之叶謀幾年

藏席上之珍今日聘書中之玉可依巨室何妨出贅於西淮此
去通家共樂來贖於南閩

又

何持制

問親百里之遙雖黃緣之必合定議八年之父亦詢訪之甚詳
終自愧非各家何足以當大族某女婉婉而從姆訓風推功容
言德之純某男穎蒙而讀父書粗識曲謨訓誥之旨既正位乎
內而正位乎外且願爲之室而願爲之家大實使之式結百年
之好事已諧矣庸伸五兩之恭

回啓

鴻雁來賓厚寄帛書之語鳳鸞爲友喜聞紅紫之詩不圖吳楚
之異鄉得共雀盧之大援自天作合非人所能令以黃跖槐花
久負步雲之志某女白飛如燕尚斬詠雪之才吉叶龜琴永
雁幣云云

又

此際南垂向若參辰之次西傾東應自然針芥之投夫豈偶然
適有天幸某官英妙無窺園之好某女素風猶映雪之餘蚤緣
草末臭味之同不改風雨晦冥之度佩至言於三復固其磨砢
之尤出妙句於五噫共有相眷之樂

（白題）

聘啓

朽木難春自之牛山之蘂崇蘭香發許分謝砌之枝是將拔鶴
鶴之翮以傳鳩鳩所愧屈蠅蚱之子而爲螺贏俾延光於奕葉
實徵福於華宗矧能挈地以借來當見敷苗而肯獲巧養成功
柴雖僅乃五桂之風長大壯吾門亦同是一家之慶

回

多男徒累可能生虎以爲彪立嗣必賢何至續貂而用狗始奉
命而投杼三辱命以循舊友誼重違抱送姑從於釋氏天倫所
爲負越有愧於林回願有加顧復之恩庶少違弃捐之責康節
始爲人父諒能愛子以義方勸暮倘有祖風自是閔君之門戶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六

乙集